

香甜的地瓜

文/李海流

北风乍起,天气一下子转凉了。小城的大街小巷,一夜间又多了几个烤地瓜的摊点,一个硕大的油桶改装成的烤地瓜炉,里面燃着红红的炭火,将地瓜一块块架在炉壁上,让温润的炉火慢慢地烤。熟透的地瓜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我走在大街上,呼吸着带有地瓜甜润的空气,勾起了童年的回忆。

时光回到童年,那个衣食不周的年代,每到秋后,人们接不上口粮,生产队开始刨地瓜,家家户户早晨的主食就是地瓜了。冬天的早上,母亲在铁锅四周贴上玉米面饼子,中间堆上地瓜连煮带蒸地做一锅地瓜玉米粥。有了地瓜我们就很少吃饼子了,每人一碗堆得上尖儿的地瓜,吃了又暖和又充饥。刚刨的地瓜很面,要细嚼慢咽,不然就被噎着了。母亲看到我们狼吞虎咽的吃相总是笑呵呵地说:“一下来地瓜,你们就吃胖了。”那时母亲的做的地瓜玉米粥并不是我的最爱,现在回忆起来最香的还是奶奶做饭时在灶膛里烤的地瓜。

奶奶生火做饭,煲汤炒菜



的时候,经常挑几块细长的地瓜,埋在红红的柴灰里,烧完的禾秆灰儿纷纷的落在地瓜上,一层一层,把地瓜包裹着,饭熟了菜香了,汤也好了。灶膛里的余温烘烤着地瓜,香味从灶膛里飘了出来,甜甜润润的,夹杂着地瓜皮的焦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但这时的烤地瓜还没有熟透。等到把晚饭吃完,碗也洗干净了。灶里面的禾秆灰儿,早已经灰飞烟灭,用火钳子把松软的禾秆灰拨开了,从里面像掏宝似的掏出几个黑炭样的地瓜来。吹吹灰烬,剥开乌黑的焦

皮,顿时,散发出阵阵香味,那黄橙橙的地瓜肉闪着诱人的光泽,那香味甜美得直教人流口水,咬下一小块在嘴里,软酥酥、甜润润的,那个香,经久不忘。外面一层的地瓜肉是脆脆的,那份烤焦味与甜香,咬在嘴里甘香无比,里面一层的地瓜肉软软糯糯的,入口即化,甜软中却有着果肉的纤维,甜而不腻,让人齿颊留香。

农村土地承包后,父母每年刨完地瓜都挑出较好较大的储藏在地窖里,留到冬天吃,一部分小的先吃或者喂猪,还有

约一半表面不平整或有伤疤的用瓜刀切成地瓜干,晒干之后碾成地瓜面。现在,农村种地瓜的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棉花、玉米、小麦。我问父亲,以前为什么种那么多的地瓜,吃不了晒瓜干。父亲说那时候干旱,不容易浇灌,种别的庄稼长不好。如今科技发达了,肥沃的土地里种地瓜,却只长瓜秧儿和根须,或许土地的肥料丰富,水量充足,反而不适宜地瓜生长了。

周日在农贸市场买了一袋地瓜,回到家中做了一锅地瓜玉米粥,感觉没有当年乡村地瓜的香甜了。现在市场上卖的地瓜大多是麦收之后栽种的,生长期缩短,再也没有童年时春季地瓜的味道了。就像人们现在吃到的鸡鸭鱼肉永远没有十几年前的美味一样,不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味觉麻木,而是食物的质量在下降。家禽家畜短促的生长期,饲料的各种添加剂等,人们食不甘味也就情有可原了。

我已离开乡村多年,但童年那香甜的地瓜已成为永远的回忆。

诗三首

文/依远

父亲的夜晚

这个夜晚
属于音乐的
是半生未起的激昂
零星远去的酒意
和夏夜的抚摸
一起忘怀
这是一种全力拼搏的
也许失败斜刺里杀出
也许老人的深爱永远退去
从红木座椅上滴下的汗水
摸上去有股温热
仿佛就是父亲来过
在最艰难的时刻
在与命运相扛的铿锵激搏声中
父亲来过
只坐了一小会就走了
这个尘世只有思恋
我的
强有力的
属于他
他已不屑于为谁导航和激励
长空因此变的更深远
星光无限
小径通向野花的旷野
背着大旅行包的儿子心猿意马
与他错过也就罢了
汗水里藏匿的艰苦
会诱使父亲再次前来
再坐一会儿
哪怕一小会
汗水和泪水一样咸
只不过此时的泪水
发自肺腑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wbahatqhe@163.com

时代和草帽

未来一定比曾经更长
但也可能一样短
这两桶水挂在我的扁担钩上
挑起它
身体肯定会摇晃
不要再相信什么坦途
溢出的水花在曲折里宣告
在宁静又宁静的平凡里遗落了什么
卷入他人世界的白昼
沉入短捷自由呼吸的夜晚
都在拉拢我
蚕食平庸
或语出惊人
但真正的爱是奢侈的
它不会被挂在扁担钩上
只会迅速离开冬阳残照的黄昏
此时下一个冬天还很遥远
急速前行的时代列车沾染着我的
还有别人的初恋
它不会由之变快放缓
但一定会在大站停靠
大事件冷冰冰的逼迫你记住它
让爱上升到时代
眼睛停注在她的脸庞上时
更多的大欲望已弥漫上来
只是不愿停下来
更大的欲望街云卷过
大的雄心得让时代无暇接洽
爱已变得弥足珍贵
就像指尖上的母亲
不要让恋人出现
一闪而过的美
才像时代的大宽容
它给你的
甚至更多
此时的旷野
我挑担独行
时代的背影柔柔地说
我的到来和离去
恰如她的到来和离去
而你手中遗留的是她的草帽
而我将她吹远

战争

为了进入一个不牢固的局面
我不喜欢槐花
钟情于梧桐花
做完游戏后
小手捏着它嚼甜味
捏造的战争故事永远不会卡壳
已听醉了的小伙伴都光着屁股
那时候槐花的纯白和清香
在打鬼子的故事中初绽和消亡
只剩那棵孤独粗大的梧桐树
只有它听到
俘虏了全部的鬼子
而没有死亡

奶奶的烘箩

文/林涛

奶奶的那个烘箩平时被洗涮干净后收藏在床底下,天寒时,奶奶才会小心翼翼地捧出来使用。传说奶奶的娘家是地主,曾经年幼的我怀疑这个烘箩是她最贵重的陪嫁,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烘箩。它的表面泛着釉光,深蓝的底色上点缀着的小星星闪着亮晶晶的光,最惹人喜爱的是烘箩与手柄相连的两个地方分别蹲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在寒冷的冬季让人暇想着夏夜的星星眨眼、青蛙浅唱。

印象中,奶奶总是与她的烘箩形影不离。白天,或堂屋间或小院里,奶奶端坐在那儿,或手捧烘箩或让三寸金莲置于烘箩之上;夜晚,烘箩又被奶奶放

进被窝里,我从记事起就和奶奶睡在一处,整个冬天我都有暖烘烘的被窝可睡。

漫长的冬天我无事可做,总是屁颠屁颠地绕着奶奶转,等同于绕着烘箩转。我的小手摩挲着那两只暖烘烘的青蛙,感觉很舒服很满足。奶奶,我帮你拎烘箩吧?我讨好地说。不行,你的力气太小,会打碎烘箩。奶奶回答。

后来,我上了小学。刺骨的寒风常常透过残破的窗户侵入教室,坐在教室里的我常常很冷,手脚先是冰凉,继而冻僵,慢慢地如同发了面的馍馍。奶奶,我拎你的烘箩去学校吧?奶奶没有回答,挪腾着她的小脚走远了。

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大清早,

我诧异地发现一向很晚起床的奶奶坐在灶屋拾掇她的烘箩。她是不是怕我抢走了她的烘箩?我满腹狐疑。只见奶奶先在烘箩底层铺上燃烧过的草木灰,再撮进一些火红的木炭,然后垫上厚厚一层碎木屑,最后又敷上一层草木灰。完毕后,奶奶用枯树枝般的手指指向烘箩内壁摁实,拢起;拢起,摁实。终于,她把烘箩递给我,说,念书去。

我兴奋地捧着烘箩走进教室,它让我在班上出尽了风头。班上没几个同学有烘箩,我的是最漂亮的。同学们簇拥着我,只为了摸摸那个既温暖又漂亮的烘箩。放学的路上,兴味未尽的我拎着烘箩快步如飞。由于脚下的残冰尚未融化,

“啪——”的一声脆响,那个宝贝烘箩如同撕裂的大蝴蝶躺在了地上,一对青蛙的眼睛无辜地瞪向我。

烘箩呢?难道打碎了?奶奶看见我耷拉着脑袋两手空空地回家,似乎心知肚明。我石化般伫立在她面前,紧闭双唇,咬紧牙关,只为了不让泪水决堤,我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也许是快要过年了,奶奶出乎意料地拖着她的小脚慢慢腾腾地挪开了,挪开了。

来年秋天,八旬的奶奶去世了。这年冬天,我的学校修葺了教室,并且允许我们捡拾干柴生火取暖。过年时,父亲置回了一个火盆,我们家从此不用烘箩。我常忆起奶奶的那个烘箩,那对青蛙的眼睛似乎一直在瞪着我。

留意身边的美

文/邹刚

浑然不知夜间下起雨来,温度降了,空调却没有关。朦朦胧胧被冷醒后,拉了床单盖住身子,早晨准备清嗓子时,发现感冒了。

脖子上架着一颗似乎比平日重了些的脑袋,那脑袋有点发痛,有点迷糊,但是我还是坚持步行到了办公室。为了省车费,特意选择靠上班地近的所在租了个小房间,五六分钟的步行就可以到,也真的节约和低碳了不少。

每天早上,在这五六分钟的步行中,我会看到很多东西。

有两个餐馆,一个总是关着的,不到太阳高升不营业,貌似半年之间,老板已经换了五六茬,现任的老板在肉丝面的功夫上还真有造诣,味道极正,不时还带回去尝一尝;另一个清早就吆喝阵阵,一笼一笼的肉包、豆沙包热气腾腾,觉得五毛钱一个有点贵,因为味道和块头都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早餐还是吃得好,



所以当自己不做饭时,偶尔也会买一个豆沙包吃,早上比我吃得,她能吃两个。

还会经过两座桥,第一座桥上每天清晨就堆满了农民和他们准备卖的蔬菜。农民总是那么勤劳,要卖的青菜都是当天早上在地里新摘的。有的菜叶子上布满了青虫咬的凹凹,然而现在的人似乎还更青睐那种有菜虫咬痕的菜,因为那是

没有打农药,是纯天然的标记;第二座桥的桥头有一排刷皮鞋的,从早上坐到晚上,整齐地正对着那家餐馆。每次经过的时候,那三四个刷鞋的阿姨就会朝我喊“年青人,刷下‘孩子’”(开县话,鞋子喊成孩子)塞。”一个人适当注意仪表是必要的,尤其是男人的鞋,所以之前我经常在那里刷,很多次下来,发现他们刷鞋的速度大大提高,但

却与质量成了反比,之后我就不再在那里刷,自己给“孩子”美容,省点小钱也好。

最后会有一段20米左右的荆棘墙,因为是翻过一个大院子的栅栏往外面长,看不到枝桠也就看不到刺,露在栅栏之外的全是绿油油的叶子,郁郁葱葱,很养眼。看绿色本来就对眼睛有好处,更何况这密密麻麻一大块绿墙呢。记得春天的时候,春色满园关不住,从栅栏探出头来的那些刺花美丽得很,有的红艳艳,有的是紫色,与现在的夏天景致大不一样,不过都是美景,都令人心旷神怡。

到了办公室,脑袋依旧昏沉着,发现眼睛也开始在发热,我知道,是感冒变得严重了。不过,那又如何呢?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人本就应该生病的吧。更何况生病了,依然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人和物可以观赏。留意身边的美,不管生病没生病,保持健康的心态就很好。